

黄道婆崖州学艺三十余载 机杼声声传古今

■ 本报记者 徐慧玲

“织造天地，衣被天下……”2月22日下午，位于三亚市崖州区的崖城学宫渐渐热闹起来。放学后的孩童漫步其间，在黄道婆雕像前久久驻足凝视。

一梭穿行宇宙，两手织就云裳。黄道婆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棉纺织技术革新家，少时沦落三亚，在崖州生活了30多年，潜心向当地百姓学习棉纺织技艺。元代元贞年间黄道婆回到松江乌泥泾，革新了棉纺工具和棉纺技术，促使“松江布，名天下”，在中国棉纺织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从崖州到松江，从江南到全国，从中国走向世界，黄道婆这位普通的中国劳动妇女，不仅闻名中国，还影响世界，其勤劳、智慧、好学、不畏艰难险阻、勇于改革创新的人文精神特质，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在琼崖热土上闪耀光芒，被一代代海南人民传颂。



齐英石绘画作品《黄道婆海南学艺图》(局部)。
(资料图)



游客到三亚崖州区现存的迎旺塔寻找黄道婆印记。
(资料图)

不一般的人生经历

少时离家，随商船出海孤身闯天涯

黄道婆出身卑微，史书没有给她立传，历史上关于黄道婆其人其事的记载存之甚少。最早记载黄道婆事迹的文人著述当属元明时代王逢的《梧溪集》以及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这两份珍贵的资料支撑起了后人研究黄道婆的一片天。

黄道婆不一般的人生经历，是以少时沦落到崖州为起点的。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记载：国初时，有一女名黄道婆者，自崖州来。乃教以做造捍弹纺织之具，至于错纱配色，综线挈花，各有其法。

王逢的《梧溪集》对黄道婆的生平和籍贯做了补充：黄道婆，松之乌泾人。少沦落崖州。元贞间，始遇海舶以归。躬纺木棉花，织崖州被自给。教他姓妇不少倦。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教授林日举说，这两本书关于黄道婆的记述很简短，到新中国成立后，人们不断地挖掘地方志、民族学的材料亦或是民间传说，黄道婆的生活轨迹渐渐被勾勒出来——

黄道婆出生在松江乌泥泾的一个贫苦劳动人民家里，幼年当童养媳，由于受尽虐待和欺凌，毅然在一天夜里逃了出来，匆忙间躲入停泊在黄浦江边的一只海船上，她就这样随着要到崖州经商的海船离开了故乡。在崖州生活30多年间，黄道婆得到当地百姓的帮助，并学会棉纺织技艺。在回到故里的岁月里，黄道婆不仅把在崖州学到的棉纺织技术传授给乡里妇女，还革新了棉纺技术，极大推动棉纺技术的发展。

从上海乘船到三亚，航线海程遥远，自古被人视为畏途。在天堑变通途的今天，我们恐怕难以想象，黄道婆作为一名弱女子，是如何经受路程颠簸和航行安全挑战的。

黄道婆对十三世纪中国纺织业的发展作出了不朽的贡献，是中国科技史上著名的棉纺技术改革家。在其死后，上海松江地区的人民为了纪念她修起了黄道婆祠，把她当作“纺织女神”来祭祀，而且屡废屡兴。



三亚崖州区黄道婆塑像。
徐慧玲 摄

崖州学艺三十余载

传奇匠人，从创新“崖州被”到“衣被天下”

数十年来，学界、坊间出现过怀疑黄道婆籍贯世的观点。在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民族学院教授陈光良看来，黄道婆的籍贯虽有争议，但她在崖州学习纺织技艺，在棉纺织技术和生产工具上作出巨大贡献是不争的事实。

根据《梧溪集》的记载和《黄道婆在崖州》的传说，可推知黄道婆在海南崖州黎族民间生活了30多年的光景。在这里，黄道婆度过自己人生中如诗如歌的年华，练就一身织绣本领。

据清代褚华《木棉谱》记载，黄道婆到崖州后，流落在“崖州海峤间”。三亚市崖州区城西村村民刘建雄说，当地有人传闻，黄道婆先住在旧崖城西门外的广度寺（俗称观音阁），后来搬去附近的水南村，但这一说法并无相关史料记载，无从考证。

“黄道婆在经历自己既曲折又富有传奇色彩的流落岁月后，回到久违的故里，成为海南黎族锦织技艺北传使者。”陈光良认为，黄道婆的历史贡献是多方面的，除了革新棉纺工具等，其真诚、好学、不畏艰难、敢于创新的品格，形成了内涵丰富的黄道婆文化精神，值得后人思考、学习。

以诚学习则无事不克，以诚立业则无业不兴。三亚崖州区历史文化名镇管委会顾问何擎国说，当年黄道婆孤身一人来到崖州地区，如何融入黎汉杂居的社会环境，对她而言是首要考验。“黄道婆以真诚和善良面对陌生的环境，获得了当地人民的认可，才会将纺织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于她，而黄道婆真诚学习的态度，让她最终学成而归。”

“执着的创新精神，则让黄道婆从一个出逃女子逐渐成长为拥有一身织绣本领的能人巧匠，也是她走上传承——改革——创新成功之路的关键。”陈光良补充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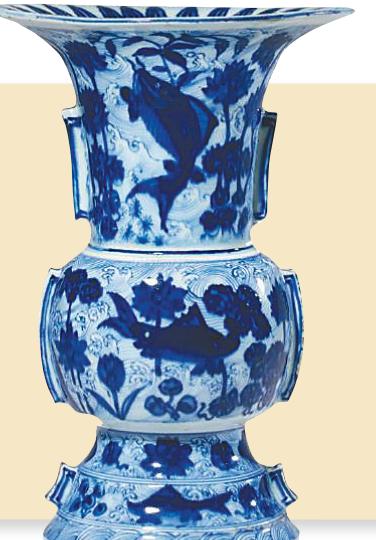
道婆异流辈，不肯崖州老。随着年纪的增长，黄道婆思乡之情愈加浓烈，她告别崖州，“始遇海舶以归”，返回松江乌泥泾。

回到家乡后，黄道婆发展和推广在海南学到的棉纺技术，使江南一带，一时弹弓铮铮，机杼声唧唧。

与此同时，黄道婆大胆革新，把手摇式只能纺一根纱的踏车，改进成一手能纺三根纱的三锭脚踏车，其速度更快，产量更高，使纺纱效率一下子提高了两三倍，并在松江一带很快得到推广。

黄道婆借鉴我国传统的丝织技术，汲取黎族人民织“崖州被”的经验和方法，总结出先进的“错纱配色，综线挈花”工艺，传授给乡里人。当时乌泥泾出产的“被褥带帨”等棉织物，上有“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等各种美丽的图案，鲜艳如画。一时间，“乌泥泾被”不胫而走，引来多地竞相仿效，风靡全国。这些纺织品远销各地，很快松江一带就成为全国的棉织业中心，18世纪乃至19世纪，松江布远销欧美，获得了“衣被天下”的美誉。

“从克服艰险漂洋过海南下，认真学习技艺，到取长补短，革新纺织技艺和工具，黄道婆勇敢、真诚、创新、奉献的人文精神，无论是在过去、现代抑或将来，都值得我们学习、传承和弘扬。”林日举说。



青花鱼藻纹出戟尊

青花鱼藻纹出戟尊，明嘉靖时期的作品，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尊撇口，粗颈，鼓腹，底部呈圆塔式三层，圈足外撇。颈部、腹部等多处两侧对应出戟，此造型源于青铜器，明代中晚期多见，多为宫廷陈设用器。通体分三层纹饰，满绘鱼藻纹，诸鱼或潜游、或跃起、或戏水，姿态各异，悠游于莲池之中，栩栩如生，极富意趣，为嘉靖时期典型代表。通体釉光晶莹通彻，青花发色深沈典雅。

鱼藻纹为一种典型的瓷器纹饰。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相当重要的象征意义，鱼是道教吉祥物，象征自由自在。并且，“鱼”与“余”同音，是“富贵有余”“连年有余”的意思。明代的鱼纹瓷以嘉靖朝最富代表性，嘉靖皇帝迷恋道教，在道教学说中，相信

龙不仅生九子，而且鱼也可以变化为龙，所以鱼纹饰在嘉靖朝特别受到皇帝、王公贵族以及市井百姓的喜爱，其鱼纹由前朝的鲫鱼等变成了鲤鱼、白鱼、青鱼、桂鱼等四种鱼纹，加上一些浮萍、水草共绘一器。青花鱼藻纹器物的特点是画风较写实，绘画精美，层次丰富，且青花发色幽青浓艳。此器正是最经典之代表。

（杨道 编）

读而思，是鲁迅先生的读书之道，也是他常常倡导的读书重要方法。鲁迅先生特别推崇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有关读书与思考的一段话，曾经多次在自己的文章中提及。原话出自叔本华的《读书与书籍》：“我们读着的时候，别人却替我们想。我们不过反复了这人的心的过程……我们的脑已非自己的活动地，这是别人的思想的战场了。”叔本华这几句话的核心是说在读别人书时，自己的思想往往被书中的思想所侵袭束缚，不由自主地将大脑的思想空间交给了别人，思想驰骋的战场。叔本华讲的情况就是读死书，死读书，不用大脑思考的状态，鲁迅对此观点深表赞同。

鲁迅先生一生读书的实践，也是批判思考的实践。许广平在回忆中记载，有一次鲁迅到北京，开始留心历史掌故，就借得当时市面上流行已久的《庚子日记》二册阅览，但是越读越不满意。他在日记中写道“读之，文不雅驯，又多

讹夺，皆记‘拳匪’事。”鲁迅从文字的不“雅驯”与“讹夺”，给予《庚子日记》以批判，更进一步看到这位作者思想的错误。当时一般人称义和团为“拳匪”，鲁迅对此事件产生疑问，为了探讨真相，他向当时目睹现状的友人了解情况，最后鲁迅通过自己的了解和思考得出结论：《庚子日记》虽然流行已久，但错讹颇多，史实不足为信。这是鲁迅不读死书的一个明证，也是他读书“读而思”的表现。这类反映读书时思考的文字，在鲁迅笔下，比比皆是。思考，成为鲁迅读书的基本方法，已内化为他的一种自觉意识。

鲁迅认为，思考的意义，在于使读书活起来，在于培养起活读的能力。他在课堂上一再向学生们宣讲：“学生读死书，只配做人家的奴隶！”他曾在一次演讲中，给学生们讲了个故事，用以说明读书需要有自己的定见。故事来自印度，说的是一个老翁和一个孩子用一匹驴驮货物去卖，货卖完后，孩子骑在驴上，老翁在后面步行。路上的人见了，便责备孩子不懂事，让老年人走路不应该；老人于是骑了上去，但一会儿又有人说老人心肠太狠，让小孩走路；老人便将孩子也放在驴背上，但仍然有人指责他们对驴太残酷。结果左右不是，只好都下来走，可仍然被人们视为呆子，说他们有驴不骑。老人于是长叹道，现在只剩一个办法了，就是两人抬着驴走。鲁迅讲的故事，就是针对当时学生只读书缺乏独立思考的现状。鲁迅先生说，读书要“自己思索，自己做主。倘只看书，便变成书橱，即使自己觉得有趣，而那趣味其实已在逐渐硬化，逐渐死去了。”

思考是一种智能，伟大的人物都是善思考者。从鲁迅的“读而思”的读书方法来看，读书、思考是一条有效的读书捷径。思想的懒汉和庸人，不管他如何读书破万卷，仍然不能成为思想的巨人。创新精神不能丧失。我们应该从鲁迅先生身上去挖掘他读书的智慧，激发我们思考和创新能力，成为有思考、有见地的读书人。

“聊斋”中的虎故事

■ 景一屏

在迎来虎年的日子，重读《聊斋志异》，自然而然特别留意起书中的“虎故事”。

蒲松龄在写“虎故事”时，多采用幻化的手法。所谓“幻化”，“因形移易者谓之化，谓之幻”。《苗生》篇写的就是虎幻化为人的故事。在本篇中，作者让老虎幻化成一个书生，此人同时又是一位“伟丈夫”，“言慷慨豪”，饮酒时“捉臂劝酬”，使人“臂痛欲折”，争辩时“遽效作龙吟，山谷回应，又起俯仰作狮子舞”；最后竟因“怒甚”，“伏地大吼，立化为虎，扑杀诸客，咆哮而去”，这时候“而又偶见鹤首，知复非人”。露出了虎的真面目。

《向杲》篇写向杲的庶兄向杲被豪横的庄公子打死，向杲写好了状词去官府告状，却因庄公子“四处使钱”而无处申冤，“隐忿中结，莫可控诉”，后来穿上道士送给他的道袍，化为虎而扑杀庄，“屹其首，咽之”，庄之保镖射虎使向复为人形。此篇先后采用了两种幻化形式，先是人幻化成动物，后来，动物又幻化成人。

追根溯源，唐人小说中已有类似的构思。《太平广记》中即有多篇人虎幻化的故事，其中有的故事也有虎吃人的描写。如李复言《续玄怪录》中的《张逢》，写张逢郊游时忽化为虎，久之颇饥，乃衔过去路的郑录事食之，而复为人为形。后于酒席间言及此事，郑之子在座，持刀欲杀之，被众人劝阻。在故事《张逢》中，张逢化虎纯属偶然，扑杀郑只是为了充饥。《李徵》一篇中写李徵化虎吃人亦因“饥肠所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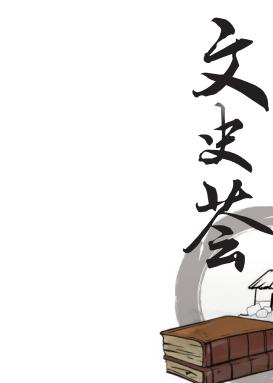
将故事内容稍做比较，可以看出，“聊斋”中的《向杲》更多地融入了作者的社会伦理观念——为兄报仇。人无法完成的事，只能借虎来复仇。“然天下事足发指者多矣，使怨者常为人，恨不令暂作虎！”人之所以幻化为虎，是借助自然、超现实的力量，去复仇，去争取现实生活中的公正和平。

“聊斋”中还有一类虎故事，蒲松龄写兽中之王也有引颈受戮、俯首为奴的时候。《大人》中，作者让“一女子荷两虎”，而“男子煮虎肉饷客”。《黑兽》中，老虎在地下埋一只鹿，然后，像邀请尊贵客人一样，请了一只黑兽来，因为埋的鹿此前已经被偷走，“虎探穴失鹿，战伏不敢稍动”，黑兽袭击虎额，虎立毙。

关于老虎，还有不少颇具人情味的故事。郦道元《水经注》有故事说，九江郡有虎吃人，老百姓苦不堪言；宗均当太守后，斥退贪官污吏，老虎也因此离开九江郡。《广异记》中，渔人张渔舟为老虎拔去掌中之刺，后受到老虎报恩。宋人彭乘《墨客挥犀》说，老虎每吃一人，耳朵上就增加一个缺口。有朱泰其人，是个孝子，被一只耳朵变成锯齿般的猛虎叼住往深山跑，朱泰大叫：“老虎，你太残忍了！你吃了我，我母亲靠谁呢？”此言一出，老虎便将朱泰放下，孝子逃过一劫。而在《夷坚志》中，有“义虎”报恩的描写。《赵乳医》云：有乳医赵十五娘者，被人请去收生，至则入一洞，见雌虎方娩不下，赵以术使其产下三子，乃被送归。明夜，户外有人云：“谢谢你救我妻，出此一里，他虎伤一僧，便袋内有金五两，可往取之。”黎明而往，如言得金。

在《聊斋志异》中，也有几则虎故事中的老虎，是以“义虎”的形象出现。《赵城虎》里的虎，误食了一个年逾七十的老太太的独子，后来良心发现，俯首领罪。令人称奇的是，老虎尽自己所能，供养着老太太。老虎先是在老太太的院子里放了一只死鹿，老太太卖了鹿肉和鹿皮，当作生活费用。此后，老虎就常常来常往，邀来金银布匹，放在老太太的院子里。老太太觉得，这只老虎对她的帮助，甚至“超过了儿子”。老太太死后，老虎还到坟前致哀。《二班》写的也是义虎。母虎化为老嫗，派两个儿子班爪、班牙，延请良医殷先生，治好母虎角的两个赘瘤，酬医以肉。三年后，殷先生于山中遇到狼群围攻，危急时刻，两虎突然现身，将医生救下。虎离开后，殷先生又遇老嫗，邀至其家款待。医生醒后，见一虎“方睡未醒，喙间有二瘢痕（殷先生帮老虎治疗瘤子时，创口愈合留下的瘢痕），皆大如拳”，“始悟两虎即二班也”。

蒲松龄笔下的虎，被更多地赋予了儒家伦理观念，具有人性，知恩报恩，“能求医，能酬医，能报医，不可谓非孝且义矣”。清代《聊斋志异》点评家但明伦，在谈及蒲松龄写的“义虎”时，颇有见地，但明伦说：“人皆憎虎、畏虎、避虎而不敢见虎，不愿有虎，不自知其有愧此虎。盖虎而人，则力求为人，故皮毛虎，而心肠人；人而虎，则力学为虎，故皮毛人而心肠虎。虎不皆具有人心之虎，然人咸以其虎也远之，避之，其受害犹少；人或为具有虎心之人，则人尚以其人也，而近之、亲之，其受害可胜言哉！”



投稿邮箱 hnrbyfb@sina.com

